

冰心
著

冰心 小说



中 / 国 / 现 / 代 / 名 / 家 / 小 / 说 / 书 / 系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冰心以写作问题小说起步，其主题和题材比较广泛，从各个角度触及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现了对人生探究的热忱。她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显示了她从家庭的窗口审查社会命题的视角。提出用“爱的哲学”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书系

冰心 小说



冰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小说：鉴赏版 / 冰心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513-0446-7

I. ①冰… II. ①冰…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3455 号

冰心小说·鉴赏版

作 者 冰 心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封面设计 果子殿

版式设计 谭运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446-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接

邮政编码 410137

前 言

冰心(1900—1999),现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其父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母亲贤惠善良,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进步开放的家庭,使得冰心幼年就能够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冰心于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这为她后来创作,踏入文学道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冰心在学生时代还就读于教会学校,基督教的泛爱思想对她的创作思想、人道主义观念影响甚深!她自1919年开始文学创作,到1994年基本搁笔,度过了她漫长的创作生涯。

1919—1920年,被“五四”的惊雷震上文坛的冰心,以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冰心的问题小说很多,诸如《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等,这些问题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这些小说在当时文坛引起很大的轰动,而这些小说都是热心投入于五四运动的青年冰心的真实感受。她敏锐的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以犀利的目光扫射到了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她从家庭的窗口去感受社会,去品味社会,采用这种独特的视角——这是和冰心从小的家庭生活分不开的!冰心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家庭,从小母亲的熏染以及和睦的家庭氛围,使冰心从小对爱和家庭有独特的情结和关注!透过家庭,她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和社会对家庭的影响和辐射!她的目的在于“感化社会”、“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想去改良”。而之后的

《去国》则主要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描写了当时比较严重的人才弃置这一社会问题，文笔尖锐，写得忧愤深广。此时的冰心，和其他所有青年一样，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她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她不仅关注家庭、知识分子，她还把自己的目光投向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描写他们的不幸和凄楚！这主要是与冰心的出身和孩提时代的经历密切相关！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他的爱国豪情从小就对冰心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童年的冰心与父亲生活在海边，并与父亲一起在烟台度过了几年与士兵朝夕相处的生活。她曾经说过，“我是孤独的，从小陪伴我的只有大海，没有了大海，我不知道我的内心和生活能否如此开阔！”以切实的生活积累为基础的这三类“问题小说”表现了早年冰心以创作去改良人生的初衷和敏锐的社会意识，“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其主旋律则是挣扎和呼号！

冰心的最初的问题小说，以其问题的深入和现实初露端倪！但是，这仅仅是她问题小说的开始，如果说这只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话，那么这之后以“爱的哲学”为主题的问题小说则是治病的良药。“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的根底，其中也不乏贯穿着基督教的因素。冰心受到的是双重教育，一是充满了儒家色彩的家庭熏陶；一是在教会学校获得的正式教育。在家庭环境里，她阅读了一系列中国古典书籍；在教会学校里，她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化典籍《圣经》，这给她提供了文学上的可借之鉴。在教会学校上的《圣经》课，使她得以了解这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基督教经典，对她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在《信誓》一诗中，冰心借鉴《圣经·诗篇》二十三篇“上帝是我的牧者”，写道“文艺好像游牧的仙子，我是温善的羔羊，甘泉潺潺的流着，青草遍地的长着，她慈怜的眼光俯视着，我恬静无声地俯伏在她的杖竿之下。”母亲之爱、儿童之爱 and 自然之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一鼎三足。三者统一起来

看，体现出冰心的人类之爱的大同理想。前一阶段中的小说像《最后的安息》对于爱的追求，已经初露短衣。《超人》则进一步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冰心宣扬“万全之爱”、讴歌伟大的母爱的代表性作品。可看做《超人》续篇的《烦闷》和《悟》进一步发展了《超人》的爱的哲学，把亲情之爱推及万物之爱。因此，我们都说《超人》《烦闷》《悟》构成了冰心“爱的三部曲”！

纵观冰心的小说，我们体会到的是爱的主旋律，虽然她从来没有正面描写过时代的风云和变故，但是透过她的笔尖，我们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无情！当冰心对自己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身的震撼！她的人，她的文章，给了读者太多的心灵震撼，给了读者太多的陶冶和道德的净化！作为一位女作家，她时刻以一位母亲的视角和爱来进行她的写作，冰心关注的人太多了，应该说她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她的那一颗爱心，滋润了无数人的心田，更为文学界留下了不朽的珍品！

目 录

斯人独憔悴·····	1
去国·····	9
超人·····	20
两个家庭·····	27
第一次宴会·····	36
最后的安息·····	45
六一姊·····	54
冬儿姑娘·····	60
相片·····	65
离家的一年·····	79
寂寞·····	91
别后·····	102
秋雨秋风愁煞人·····	115
海上·····	126
骰子·····	129
一个军官的笔记·····	134
一篇小说的结局·····	138
鱼儿·····	142
分·····	145
庄鸿的姊妹·····	154
一个不重要的兵丁·····	159

三儿·····	162
剧后·····	164
月光·····	168
空屋·····	172
西风·····	179
姑姑·····	191
我们太太的客厅·····	197
疯人笔记·····	216
一个忧郁的青年·····	223
还乡·····	227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234
空巢·····	237
万般皆上品·····	245
干涉·····	247
在火车上·····	251
陶奇的暑期日记·····	257
〔鉴赏〕·····	330

斯人独憔悴

一个黄昏，一片极目无际茸茸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图画。忽然一缕黑烟，津浦路的晚车，从地平线边蜿蜒而来。

头等车上，凭窗立着一个少年，年纪约有十七八岁，学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忧虑，压在眉端。他注目望着这一片平原，却不像是看玩景色，一会儿微微的叹口气，猛然将手中拿着的一张印刷品，撕得粉碎，扬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

站在背后的刘贵，轻轻的说道：“二少爷，窗口风大，不要尽着站在那里！”他回头一看，便坐了下去，脸上仍显着极其无聊。刘贵递过一张报纸来，他摇一摇头，却仍旧站起来，凭在窗口。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火车渐渐的走近天津，这二少爷的颜色，也渐渐的沉寂。车到了站，刘贵跟着下了车，走出站外，便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呜呜的响声，又送他们到家了。

家门口停着四五辆汽车，门楣上的电灯，照耀得明如白昼。两个兵丁，倚着枪站在灯下，看见二少爷来了，赶紧立正。他略一点头，一直走了进去。

客厅里边有打牌说笑的声音，五六个仆役，出来进去的伺候着。二少爷从门外经过的时候，他们都笑着请了安，他却皱着眉，摇一摇头，不叫他们声响，悄悄的走进里院去。

他姊姊颖贞，正在自己屋里灯下看书。东厢房里，也有妇女

们打牌欢笑的声音。

他走进颖贞屋里，颖贞听见帘子响，回过头来，一看，连忙站起来，说：“颖石，你回来了，颖铭呢？”颖石说：“铭哥被我们学校的干事部留下了，因为他是个重要的人物。”颖贞皱眉道：“你见过父亲没有？”颖石道：“没有，父亲打着牌，我没敢惊动。”颖贞似乎要说什么，看着他弟弟的脸，却又咽住。

这时化卿先生从外面进来，叫道：“颖贞，他们回来了么？”颖贞连忙应道：“石弟回来了，在屋里呢。”一面把颖石推出去。颖石慌忙走出廊外，迎着父亲，请了一个木强不灵的安。化卿看了颖石一眼，问：“你哥哥呢？”颖石吞吞吐吐的答应道：“铭哥病了，不能回来，在医院里住着呢。”化卿咄的一声道：“胡说！你们在南京做了什么代表了，难道我不晓得！”颖石也不敢做声，跟着父亲进来。化卿一面坐下，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掷给颖石道：“你自己看罢！”颖石两手颤动着，拿起信来。原来是他们校长给他父亲的信，说他们两个都在学生会里，做什么代表和干事，恐怕他们是年幼无知，受人胁诱；请他父亲叫他们回来，免得将来惩戒的时候，玉石俱焚，有碍情面，等等的话。颖石看完了，低着头也不言语。化卿冷笑说：“还有什么可辩的么？”颖石道：“这是校长他自己误会，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为近来青岛的问题，很是紧急，国民却仍然沉睡不醒。我们很觉得悲痛，便出去给他们演讲，并劝人购买国货，盼望他们一齐醒悟过来，鼓起民气，可以做政府的后援。这并不是作奸犯科……”化卿道：“你瞒得过我，却瞒不过校长，他同我是老朋友，并且你们去的时候，我还托他照应，他自然得告诉我的。我只恨你们不学好，离了我的眼，便将我所嘱咐的话，忘在九霄云外，和那些血气之徒，连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乱，我真不愿意有这样伟人英雄的儿子！”颖石听着，急得脸都红了，眼泪在眼圈里乱转，过一会子说：“父亲不要误会！我们的同学，也不是血气之徒，不过国家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部分

热肠。并且这爱国运动，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极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赞美的。至于说我们要做英雄伟人，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学生们，在外面运动的多着呢，他们的才干，胜过我们百倍，就是有伟人英雄的头衔，也轮不到……”这时颖石脸上火热，眼泪也干了，目光奕奕的一直说下去。颖贞看见她兄弟热血喷薄，改了常态，话语渐渐的激烈起来，恐怕要惹父亲的盛怒，十分的担心着急，便对他使个眼色……

忽然一声桌子响，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脸都气黄了，站了起来，喝道：“好！好！索性和我辩驳起来了！这样小小的年纪，便眼里没有父亲了，这还了得！”颖贞惊呆了。颖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吓得冰冷。厢房里的姨娘们，听见化卿声色俱厉，都搁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听着。

化卿道：“你们是国民一分子，难道政府里面，都是外国人？若没有学生出来爱国，恐怕中国早就灭亡了！照此说来，亏得我有你们两个爱国的儿子，否则我竟是民国的罪人了！”颖贞看父亲气到这个地步，慢慢地走过来，想解劝一两句。化卿又说道：“要论到青岛的事情，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是中立国的地位，论理应该归与他们。况且他们还说和我们共同管理，总算是仁至义尽的了！现在我们政府里一切的用款，哪一项不是和他们借来的？像这样缓急相通的朋友，难道便可以随随便便的得罪了？眼看着这交情便要你们闹糟了，日本兵来的时候，横竖你们也只是后退，仍是政府去承当。你这会儿也不言语了，你自己想一想，你们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报德？是不是不顾大局？”颖石低着头，眼泪又滚了下来。

化卿便一叠连声叫刘贵，刘贵慌忙答应着，垂着手站在帘外。化卿骂道：“无用的东西！我叫你去接他们，为何只接回一个来？难道他的话可听，我的话不可听么？”刘贵也不敢答应。化卿又说：“明天早车你再走一遭，你告诉大少爷说，要是再不回来，就永远不必回家了。”刘贵应了几声“是”，慢慢的退了

出去。

四姨娘走了进来，笑着说：“二少爷年纪小，老爷也不必和他生气了，外头还有客坐着呢。”一面又问颖石说：“少爷穿得这样单薄，不觉得冷么？”化卿便上下打量了颖石一番，冷笑着说：“索性连白鞋白帽，都穿戴起来，这便是‘无父无君’的证据了！”

一个仆人进来说：“王老爷要回去了。”化卿方站起走出，姨娘们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里又只剩姊弟二人。

颖贞叹了一口气，叫：“张妈，将地下打扫了，再吩咐厨房开一桌饭来，二少爷还没有吃饭呢。”张妈在外面答应着。颖石摇手说：“不用了。”一面说：“哥哥真个在医院里，这一两天恐怕还不能回来。”颖贞道：“你刚才不是说被干事部留下么？”颖石说：“这不过是一半的缘由，上礼拜六他们那一队出去演讲，被军队围住，一定不叫开讲。哥哥上去和他们讲理，说得慷慨激昂。听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长恼羞成怒，拿着枪头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当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时……”颖石说到这里，已经哭得哽咽难言。颖贞也哭了，便说：“唉，是真……”颖石哭着应道：“可不是真的么？”

明天一清早，刘贵就到里院问道：“张姐，你问问大小姐有什么话吩咐没有。我要走了。”张妈进去回了，颖贞隔着玻璃窗说：“你告诉大少爷，千万快快的回来，也千万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爷又要动气。”

两天以后，颖铭也回来了，穿着白官纱衫，青纱马褂，脚底下是白袜子，青缎鞋，戴着一顶小帽，更显得面色惨白。进院的时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儿玩。颖石看见哥哥这样打扮着回来，不禁好笑，又觉得十分伤心，含着眼泪，站起来点一点头。颖铭反微微的惨笑。姊姊也没说什么，只往东厢房努一努嘴。颖铭会意，便伸了一伸舌头，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进去。

化卿正卧在床上吞云吐雾，四姨娘坐在一旁，陪着说话。颖铭进去了，化卿连正眼也不看，仍旧不住的抽烟。颖铭不敢言语，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来，方才过去请了安。化卿道：“你也肯回来了么？我以为你是‘国而忘家’的了！”颖铭红了脸道：“孩儿实在是病着，不然……”化卿冷笑了几声，方要说话。四姨娘正在那里烧烟，看见化卿颜色又变了，便连忙坐起来，说：“得了！前两天就为着什么‘青岛’‘白岛’的事，和二少爷生气，把小姐屋里的东西都摔了，自己还气得头痛两天，今天才好了，又来找我事。他两个都已经回来了，就算了，何必又生这多余的气？”一面又回头对颖铭说：“大少爷，你先出去歇歇罢，我已经吩咐厨房里，替你预备下饭了。”化卿听了四姨娘一篇的话，便也不再说什么，就从四姨娘手里，接过烟枪来，一面卧下。颖铭看见他父亲的怒气，已经被四姨娘压了下去，便悄悄的退了出来，径到颖贞屋里。

颖贞问道：“铭弟，你的伤好了么？”颖铭望了一望窗外，便卷起袖子来，臂上的绷带裹得很厚，也隐隐的现出血迹。颖贞满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来罢！省得招了风要肿起来。”颖石问：“哥哥，现在还痛不痛？”颖铭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当初也不肯出去了！”颖贞问道：“现在你们干事部里的情形怎么样？你的缺有人替了么？”颖铭道：“刘贵来了，告诉我父亲和石弟生气的光景，以及父亲和你吩咐我的话，我哪里还敢逗留，赶紧收拾了回来。他们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将家里的情形告诉了，他们也只得放我走。至于他们进行的手续，也都和别的学校大同小异的。”颖石道：“你还算侥幸，只可怜我当了先锋，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气头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从我有生以来，也没有捱过这样的骂！唉，处在这样黑暗的家庭，还有什么可说的，中国空生了我这个人了。”说着便滴下泪来。颖贞道：“都是你们校长给送了信，否则也不至于被父亲知道。其实我在学校里，也办了不少的事。不过在父亲面前，总

是附和他的意见，父亲便拿我当做好人，因此也不拦阻我去上学。”说到这里，颖铭不禁好笑。

颖铭的行李到了，化卿便亲自出来逐样的翻检，看见书籍堆里有好几束的印刷品，并各种的杂志；化卿略一过目，便都撕了，登时满院里纸花乱飞。颖铭颖石在窗内看见，也不敢出来，只急得悄悄的跺脚，低声对颖贞说：“姊姊！你出去救一救罢！”颖贞便出来，对化卿赔笑说：“不用父亲费力了，等我来检看罢。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头把讲义也撕了，岂不可惜。”一面便弯腰去检点，化卿才慢慢的走开。

他们弟兄二人，仍旧住在当初的小院里，度那百无聊赖的光阴。书房里虽然也垒着满满的书，却都是制艺、策论和古文、唐诗等等。所看的报纸，也只有《公言报》一种，连消遣的材料都没有了。至于学校里朋友的交际和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颖石生性本来是活泼的，加以这些日子，在学校内很是自由，忽然关在家内，便觉得非常的不惯，背地里唉声叹气。闷来便拿起笔乱写些白话文章，写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撕了又写，天天这样。颖铭是一个沉默的人，也不显出失意的样子，每天临几张字帖，读几遍唐诗，自己在小院子里，浇花种竹，索性连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起来。有时他们也和几个姨娘一处打牌，但是他们所最以为快乐的事情，便是和姊姊颖贞，三人在一块儿，谈话解闷。

化卿的气，也渐渐的平了，看见他们三人，这些日子，倒是很循规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欢；无形中便把限制的条件，松了一点。

有一天，颖铭替父亲去应酬一个饭局，回来便悄悄的对颖贞说：“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见我们学校干事部里的几个同学，都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卷的印刷品，在街上走。我奇怪他们为何都来到天津，想是请愿团中也有他们，当下也不及打个招呼，汽车便走过去了。”颖石听了便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这里，告诉我

们一点学校里的消息？想是以为我们现在不热心了，便不理我们了。唉，真是委屈！”说着觉得十分激切。颖贞微笑道：“这事我却不赞成。”颖石便问道：“为什么不赞成？”颖贞道：“外交内政的问题，先不必说。看他们请愿的条件，哪一条是办得到的？就是都办得到，政府也决然不肯应许，恐怕启学生干政之渐。这样日久天长的做下去，不过多住几回警察厅，并且两方面都用柔软的办法，回数多了，也都觉得无意思，不但没有结果，也不能下台。我劝你们秋季上学以后，还是做一点切实的事情。颖铭，你看怎样？”颖铭点一点头，也不说什么。颖石本来没有成见，便也赞成兄姊的意思。

一个礼拜以后，南京学堂来了一封公函，报告开学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欢得吃不下饭去，都催着颖贞去和父亲要了学费，便好动身。颖贞去说时，化卿却道：“不必去了，现在这风潮还没有平息，将来还要捣乱。我已经把他两个人都补了办事员，先做几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学一节，日后再议罢！”颖贞呆了一呆，便说：“他们的学问和阅历，都还不够办事的资格，倘若……”化卿摇头道：“不要紧的，哪里使用得着他们去办事？就是办事上有一差二错，有我在还怕什么！”颖贞知道难以进言，坐了一会，便出来了。

走到院子里，心中很是游移不决，恐怕他们听见了，一定要难受。正要转身进来，只见刘贵在院门口，探了一探头，便走近前说：“大少爷说，叫我看小姐出来了，便请过那院去。”颖贞只得过来。颖石迎着姊姊，伸手道：“钞票呢？”颖贞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走进屋里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兄弟二人听完了，都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颖石忍不住哭倒在床上道：“难道我们连求学的希望都绝了么？”颖铭眼圈也红了，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仍旧坐下。颖贞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来，心中非常的难过，只得自己在屋里弹琴散闷。等到黄昏，还不见他们出来，便悄悄的走到他们院

里，从窗外往里看时，颖石蒙着头，在床上躺着，想是睡着了。颖铭斜倚在一张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唐诗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似乎有了感触，便来回的念了几遍。颖贞便不进去，自己又悄悄的回来，走到小院的门口，还听见颖铭低徊欲绝的吟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原刊北京《晨报》1919年10月7日～12日）

去 国

英士独自一人凭在船头阑干上，正在神思飞越的时候。一轮明月，照着太平洋浩浩无边的水，一片晶莹朗澈。船不住的往前走，船头的浪花，溅卷如雪。舱面上还有许多的旅客，三三两两的坐立谈话，或是唱歌。

他心中都被快乐和希望充满了，回想八年以前，十七岁的时候，父亲朱衡从美国来了一封信，叫他跟着自己的一位朋友，来美国预备学习土木工程，他喜欢得什么似的。他年纪虽小，志气极大，当下也没有一点的犹豫留恋，便辞了母亲和八岁的小妹妹，乘风破浪的去到新大陆。

那时还是宣统三年九月，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便听得国内已经起了革命。朱衡本是革命党中的重要分子，得了党中的命令，便立刻回到中国。英士绕了半个地球，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只由他父亲的朋友，替他安顿清楚，他便独自在美国留学了七年。

年限满了，课程也完毕了，他的才干和思想，本来是很超绝的，他自己又肯用功，因此毕业的成绩，是全班的第一，师友们都是十分夸羨，他自己也喜欢得了不得。毕业后不及两个礼拜，便赶紧收拾了，回到祖国。

这时他在船上回头看了一眼，便坐下，背靠在阑干上，口里微微的唱着国歌。心想：“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